

与公交车同行

□晏华

昨日,朋友在电话中倒“苦水”:马上就要车改了,得和往日舒服便捷的公车服务说“再见”了。我听后则哈哈一笑:没公车了就坐公交车呗,便于领导和群众打成一片呀……

公交车,是公共交通工具,上班族和市民就是它的主要服务对象。近年来,我坐公交车次数较多,与锻炼身体有关。周末,只要有空,我就会沿着浉河南岸步行去南湾。大多数情况下,我因没有力气走个来回,返程就坐2路公交车到市内。

有一段时间,我着迷上了赶集,坐公交车的范围自然而然地就扩大到了城市的周边。花几块钱坐公交车到甘岸蔬菜市场赶集,买上几个萝卜或两把蒜苗,图的就是新鲜和正宗,价格实

惠倒在其次。如果遇到背集,再花上两元钱坐三轮车去徐堂村集市瞅瞅,看看有无鲜活水灵的辣椒、茄子,力求不虚此行。还有的时候,我坐上去十三里桥的公交车,到那里去挑选刚采摘的草莓或樱桃,根本目的还是冲着个“鲜”字而去。看见新鲜的果蔬就买一些,如果采购的量大了,自己吃不完,就再拿出一部分送亲朋好友分享。时常乘坐公交车,就有机会从贩运蔬菜、捣腾鱼虾的村民那里见到你未曾见过的食材,学到你不曾掌握的养殖、烹饪技术哟。

我喜欢这种休闲方式。对整日伏案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思想与心情的放松和调节。公交车上,南来的、北往的,互不相识;国际国内局势,八卦新闻,家长里短,漫无边际的闲谈不绝于耳,你说说就插上几句,不想说就当听众。那种

轻松、那种自在,就像鱼在水中畅游一样,或游来或游走,一切随心所欲。

后来,我有了私家车,但仍喜欢坐公交车。如果没有急事,只要是公交车能到的地方,我还是首选乘公交车出行:省心又接地气。我坐过从火车站到东站的豪华公交车,也坐过人气一向很旺但车况一般的到南湾2路、到平桥1路公交车,还坐过公务员和大学生较为集中的25路公交车,下乡赶集则以乘坐3路、5路、11路、16路等城乡公交车为主,凡是我出行中可坐的公交车都搭乘过。

上个月,我去修理厂取车,路远,只能坐车。选好线路,我登上了15路公交车。这路公交车有个特点:车是单门的中巴车,最多只能坐一二十人,年龄较长,有几分类“老爷车”的范儿;线路以老城区为主,既窄又绕。公交车一路左冲右突行下来,着实让人有些紧

张。在信阳生活了几十年,不承想,15路公交车走的有些地方,我却从未去过。随着车在背街小巷中穿行,那些卖西瓜的摊子、修电器的门店、出售雨具及杂物的门脸和那些树下或三五一群的纳凉者、或七八个一起扎堆的下棋人等,一一在视野中来去匆匆、不停变换。车走走停停,人上上下下,我则恍恍惚惚,不知今夕何处,俨然回到了从前,回到了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城市和我熟悉的生活场景中。正沉浸在“穿越”中的我被驾驶员的一脚急刹车拉回了现实:不远处一个打着太阳伞的女子在等车,车在她面前仓促停下。停车的站点,仅是这条路相对宽一点的地方,乘客在这里勉强可以上下。在这条背街小巷里,几乎没看见私家车进出。这里居民的出行,除了自行车,就要靠这种老式中巴车了。它让我想起了曾看过的电视栏目

享受母爱

享受母爱

□李玉霞

我的母亲今年七十三岁,目前身体还算康健。我们经常受人夸赞:孝顺体贴,细致入微。可静心反思,哪里是在照顾母亲,分明是在享受母爱。

孩提时代,农村的蚊帐是厚厚的棉纱布料,不够通风流。凉席下铺着稻草,久睡的地方,聚集的热会灼痛后背,所以夜半会经常醒来,胡乱翻滚。我们的翻滚会打扰到母亲,于是,母亲轻摇的蒲扇就送来了习习凉风,我们又甜蜜地熟睡。

有一年大雪天,母亲要去集市,步行去回要小半天。我和妹妹那时还小。家里的墙壁是土块堆砌的,有些斑驳的土痕,因为光线暗,我常常模糊地把它们当成恐怖的脸,因此不敢独处。妈妈临走时让姐姐别去上学,留在家照顾我们。妈妈走后,姐姐很着急,怕再晚去会挨老师骂,交代我们好好在家烤火后,也背起书包离开了。

屋外的雪花飘落着,脚边的炉火虽然很旺,可温暖不了两颗小小的心。屋子里突然一下子静了,静得出奇。我抬头看墙壁,昏暗的屋子里,那想像的恐怖画面让我心惊。我不敢看,就低头看红红的炉火,不语。妹妹突然怯怯地说:“我……怕……”我的嗓子眼早已被提起的心堵住了,挤出几个字:“我也……怕……出去吧。”

我们牵着手出了门,敞亮的屋外没有一个人影,雪花依然漫天飘飞。悠长的小路上一片空茫,看不见母亲归来的身影。我们不敢走远,就坐在门口搁置的两个大石头上。直到母亲的身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时,我们依旧仰望天空,泪眼迷蒙。

以为母亲是永不疲惫的蒲扇,是永不停歇的脚步。可是,母亲生病了。长大后问起才得知是肾病,腿肿,因为冬天穿过刺骨的冰河去晏河卖货。只记得当时,母亲每隔几天就会带回来几只苹果,把它上面挖出一个洞,将药灌进去,再把洞塞上,放在煤油炉里蒸。我们望着母亲做这一切时,不知道为什么会把痰咽下去,再咽下去……可是母亲一定懂得小馋猫们盼望的眼神,总是微笑着取出一个来,削好皮,分给我们吃。

后来,我结了婚。一天中午回家,发现抽屉里一张女孩照片,后面写着:一位大姐姐,对我有点那个的。我不认为“那个”一词会用到书面语言中,而且如此耐人寻味。愈是品位,就愈是肯定了自己的判断——一位不折不扣的多情种。于是怒火中烧,质问他后甩门而去。去哪儿?将近中午,头脑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找妈去!我做了妈家,那时妈家正是生意连连失利的时候。母亲正在添柴做饭,烟雾缭绕,看母亲强撑的开朗与坚强,我的这点芝麻豆大的事又算得了什么?于是吃了饭,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我上班去了。

不久后我有了一个女儿。婆婆不悦,找个理由与我吵了一架后回了老家,照顾我的担子就落在了妈头上。每天来伺候我,妈都会包我最爱吃的素馅饺子。

母亲是一条永远流淌不息的河流,母亲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当我的婚姻第一次出现裂痕时,我隐瞒了母亲,自私的他故意寻来母亲,美其名曰“开导”。母亲拄着拐杖来询问我情况,我明白是恶人先告了状。看着痛不欲生的我,母亲只管大诉自己当年的苦,直说到我静静地听着,平静了为止。

当然,母亲也有让我们难堪的时候,比如衣服胡乱搭配,把上好的秋装套在棉袄上;捡些破烂堆在家里,无处下脚……总之,做女儿的有些嫌她的邋遢,嫌她损了自己的颜面。可母亲从未嫌穿过我们。

母亲!不管女儿走多远,都不能够舍下您!因为女儿曾经享受过而且正在享受着您的健康您的豁达您的忍耐带给她的幸福。



算立

马保群 摄

诗意郝堂

□杨家山

雅颂重辉千古事,风骚更上一层楼。久居城市,早就厌烦了人流的拥挤、市场的嘈杂、汽车的烦扰、空气的混浊、音乐声的喧闹、霓虹灯的闪烁和“鸽子笼”似的高楼……而乡下的“新农村”,也都是一排排钢筋水泥形式一统的西式洋楼,组成一个个红墙轩窗方方正正的“聚民点”,千篇一律,未免让人乏味。旧时的青山绿水溪流小桥竹林茅舍鸡鸣狗吠,似乎只有在睡梦中、在记忆中才能见到了。因此,便无时无刻不在想“偷得浮生半日闲”,悄悄躲进深山的小院里,沏一杯毛尖茶,挥一把破蒲扇,聚精会神地读一本书,享受那份难得的清静;抑或漫步山中,“意行偶到无人处,惊起山禽我亦惊。”体验白老先生“风清泉响竹修修,三伏炎天似似秋”的意境。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如此古朴典雅的好去处,还真得找到了:平桥区那个“画家画出来的山村”——郝堂,“好塘”,我来了!

是日天朗气清,蓝天白云,满目青山,绿意盎然。大巴车驶离喧嚣的市区,沿“浉河南路”到黑马石,穿过一片密林,驰上窄窄的乡村公路。溯溪流而上,便进入三面环山,一水中流,林木茂密花香蝶舞的山冲。车前车后,一辆辆小轿车快乐地鸣着喇叭飞驰而去;路

两旁花草树木沐浴着热烈的阳光,格桑花正开得灿烂;小溪的拐弯里,随处可见“翠木苍藤一两家,门依古柳抱溪斜”;峰回路转处,忽见桃花源:眼前是望不到尽头的荷塘,莲花点点,碧叶千倾,一支支出水芙蓉亭亭玉立,深红的粉红的洁白的含苞欲放的已变成莲蓬的,无不出尘脱俗娇媚可爱,美得令人眼晕;田田荷叶,就像一把把打开的绿伞,叶面上滚动的露珠,阳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这大概就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所要表现的意蕴吧?荷塘四周,一群群穿着绿的俊男靓女、相依相偎的恋人和天真烂漫的少年儿童,在忘情地追逐嬉戏,那些白发苍苍的老者,徜徉在荷塘边,有的轻吟,有的短唱,有的手舞足蹈,进入忘乎所以的境界;手持相机不停拍照的游客,与莲花荷叶相互映衬,组成一幅美轮美奂的图画,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完全颠覆了“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郎歌觉有人来”的意境;不远处,一幢幢造型各异风格不同的传统民居,随弯就势地散落在树林里、小溪旁、山腰间;绿荫掩映下,是高大的马头墙,尖尖的屋顶,密密的小布瓦,精致的“狗头门楼”,土坯墙、茅草房,以及古井、石碾和大红的灯笼,飘扬的酒旗;苍劲挺拔的古树下,小路边,有摆满灵芝、木耳、莲蓬、香菇……(当然还有饮料

徐海东:我们就是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

难,借钱给中央红军,使中央红军度过了陕北的第一个寒冷的冬天。

那是1935年严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甘宁边区,与陕北红军会师。部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缺少少穿,连温饱都成问题。如何筹到粮被,让战士们顺利过冬便成为摆在红军领导人面前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多次开会商讨解决部队给养等问题,还在凤凰镇专门设采办处,由陕甘支队后方部部长杨至成任主任。杨至成走马上任盘算家底后发现,部队满打满算也只有1000多块钱了。当时红一方面军有7000多人,要想度过眼前的给养难关,至少需要两三千块大洋。

杨至成将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听了急道:“上哪儿去弄这么多的大洋啊?”毛泽东听了,突然想到了前几天刚见面的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他对杨至成说道:“我给你写个借条,你拿去找找徐海东如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是一定会帮我们这个忙的。”于是毛泽东挥笔写道:

海东同志:

请你部借2500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935年12月

杨至成立即拿了借条找到了徐海东。看完借条后,徐海东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中。自从和中央红军会师后,早该想到中央的困难了。虽然让经理部给中央几位领导做了几套棉衣,送去了几包银币,但就是没有想到该拨出一部分钱款去为红军解饥寒。如今反倒让毛主席亲自打借条来借钱,这可真是不该啊!

杨至成走后,徐海东立即叫人把供给部长查国桢找来,问他:“咱们现在总共还剩下多少钱?”“还剩7000块钱。”查国桢答道。

“那好,留下2000,5000给中央。”徐海东手臂用力一挥,斩钉截铁地说道。

一向对钱看管得很严的查国桢坐在炕沿上,

《乡约》的一句话:婚姻适合就好,其他都是参考。用到这儿就成了——公交车适用就好,大小都是参考。车虽不咋地,但它毕竟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由此,我想到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问题。如果各方面条件允许,政府应该给市民提供尽可能周到的公共服务;假如一时还不具备条件,政府把一部分义务让给市场。这样做也没有什么不好,就像其貌不扬的信阳15路公交车,虽然可能不是政府出资购置却依然能方便市民的生活一样——有比没有就值得肯定,其东家是谁并不特别重要。

七拐八拐,15路公交车又绕到了繁华的大马路上,一边是新区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一边是老城区干净整洁的矮旧民房,二者相隔很近,又相距很远,但也能同在一个屋檐下共荣共生,这也许体现着我们这座城市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差异性包容性相生相伴的一种阶段性特点吧。

我们的街巷,我们的日子,虽非时时处处都是阳光明媚、风景如画,但也不总是阴风怒号、黄沙漫天,在满意与不满间跳动当为其常态。也许,这就是普普通通、实实在在的生活,既烟熏火燎,又芬芳四溢,酸甜苦辣、爱恨情仇都烩在了一起,氤氲在你我的天地里。

英雄山组诗

熊涛

红军雕塑 所见景象让人心
总想像风一样拥 酸
抱你 辛勤的劳动和汗
却又怕惊扰你 水换来的
我想寻找你的足 却是缺吃少穿
迹 受苦受难
一低头 为了大地的呼唤
我已成一尊雕 高举的红旗在暴
像 风骤雨中招展
好像是又一个你
八面红旗挺立在
想为你拍张照 山巅
但一张照片太小 一年三百六十五
记录了你的形象 个日夜
却装不下你的精 时时忍受着风雨
神 摧残
你早已和蓝天白 遭受着生命的危
云融为一体 险
我还想为你唱支 为了母亲的笑颜
歌 鲜红的旗帜永远
飘扬在心间
却被一只先来的
八面红旗眺望在
百灵鸟 占据了舞台 山巅
它歌唱着镰刀 神州处处丽日天
斧头 青山在 人未老
它歌唱着五星红 不变的是你崇高
旗 的信念
这首歌永远不停 复兴梦 中国梦
飘向千里万里 是你续写着壮丽
八面红旗 新诗篇
八面红旗俯视在 注:英雄山系新
山巅 县鄂豫皖首府革命博
物馆内景点

街头掠影(三首)

程永康

这风,这雨 观察
雨中,一把花伞 那温柔的灯光
撑着一个春天 是你洒下的满腔
伞下,一对恋人 热情
相互依偎着 而当路人 熟视
小依似乎醉了 无睹地 你从身边走过
望着姑娘的眼睛 你依然执着地坚
仿佛一泓泉水 清激、深邃
含情脉脉 高擎着一颗赤诚
于是,幻想着泉 的心
水 缓缓地流进自己 报亭
的心窝 一座小小的报亭
不料,大风骤起 好似一叶扁舟
刮得幻想七零八 停泊在车水马龙
落 的岸边路口
即便如此,有啥 展开着的报纸
关系 今天的生 仿拂扬起的帆
本来就一首甜 载着我的梦驶向
美而浪漫的歌 理想的追求
这风,这雨呀 整个版面像一片
都只能成为抒情 汪洋
的衬托 我的目光追逐着
奔腾的浪花
路灯 和拍岸的激流
夜幕下 你像一名执拗的
卫兵 浓浓墨香诱我来
默默地守护在路 到这里
旁 观字里行间澎湃
肩负着“驱星”的 心潮
使命 任智慧的潮水灌
满我的衣袖
春花秋果 寒来 年逾花甲的我
暑往 每时每刻 呀,心不满足
无不彰显你光明 时而沉思,时而
的愿景 凝视着希望的喜
当我走近 仔细 悦上钩

欣喜苏东坡读书堂重建落成

姚延昶

春风时雨润苏山,学士堂开盛世天。
书读强兵安国策,诗吟赤壁大江篇。
观碑追忆元丰满,醉酒长怀三友贤。
今日龙腾辉四海,清辉万里舞婵娟。
原注:苏轼谪黄州常游光山净居寺,好友黄山谷、陈季常追随,相与唱和,时人称为三贤。

悼姚延昶吟长

邓志成

闻君乘鹤仙游去,痛失良师泪泪悲。
十载偕吟吟雅韵,一期决别别哀思。
殚精竭虑谋篇丽,树葱滋兰求奇。
博古通今人景仰,功勋诗苑口皆碑。

(整理 董绍富 刘光峰)